



永泰黃士恆著
閩侯郭文華

前漢演義

下編

第三冊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

前漢演義(下編)

第四百十八回

誣大臣延壽被誅

輕丞相望之失寵

話說蕭望之之字長倩。本東海蘭陵人。遷居杜陵。世代種田爲生。到了望之。卻自少好學。被選送入太常受業。學問精博。儒生鄒湛拜服。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。丙吉爲大將軍長史。素與望之相善。向霍光舉薦望之。及王仲翁等數人。並是儒生。霍光專斷。見望之與仲翁等聞命俱到大將軍府中。早有吏人走報。欲動手搜檢。原來霍光自因上官桀蓋長公主謀反發覺之後。心中常恐被人暗算。出入皆隨帶軍隊。嚴加防備。每遇吏民進見。先須除去刀劍。解脫衣服。一旁一個吏人。左右挾住。將渾身上下一律搜查。確無他物。方准入內相見。當日蕭望之同著王仲翁等數人。不知此種規矩。見吏人如此舉動。心中不解。問其原因。吏人一

一告知。王仲翁等既到此間。無可奈何。只得強忍羞恥。當著衆人。赤身露體。任他搜索。只有蕭望之聽說。不覺怒氣衝天。厲聲道。若要如此。我實不願入見。說罷將袖一拂。便欲轉身走出。吏人見了。卻不肯讓他出外。隨後趕上一把拖住。蕭望之執意要去。吏人一定不放。彼此爭執起來。正在難解難分之際。卻好霍光在內。聞得外面喧嚷之聲。問知原由。便遣人傳語望之免搜。令其隨同衆人入見。望之一見霍光便說道。將軍積功累德。輔佐幼主。將欲宣布大化。致天下於太平。是以天下之士。無不仰慕。爭圖效力。今來見者皆先挾持搜索。恐非周公吐哺握髮敬禮賢士之意。霍光聽了默然不悅。及衆人退去。霍光盡補王仲翁等爲大將軍史。獨望之一人不得任用。

過了三年。望之方以射策甲科得爲郎官。補小苑東門候。守官門此

時王仲翁得霍光提拔官至光祿大夫給事中。比起望之貴賤如同霄壤。一日王仲翁行至小苑東門下車。有許多蒼頭廬兒。奴皆名宦簇擁著仲翁入得門來。但聽得前後傳呼之聲。甚是熱鬧。望之正在看守此門。見仲翁到了。也並不以爲意。仲翁無心中偶然看見之。便回顧一眼說道。汝不肯碌碌隨衆。何故反來守門。望之答道。各從其志而已。後御史大夫魏相補望之爲屬官。調大行治禮丞。其時霍光已死。霍禹復爲大司馬。其兄子霍山領尙書事。親屬皆爲宿衛內侍。適地節三年夏日。京師大雹。望之上疏。願得進見。口陳災異。宣帝在民間久聞望之之名。至是見疏。因說道。此是東海蕭生耶。乃命少府宋畸面加詢問。望之對言。天降大雹。陰陽不和。乃是大臣專政之害。宣帝心忌霍氏。聞奏正合其意。卽拜望之爲謁者。遷諫大夫。及霍氏謀反族誅。望之愈見信任。遂得署理少

府。宣帝見望之明於經術。生性持重。議論通達。可任宰相。意欲試以政事。遂拜爲左馮翊。左馮翊爲三輔之一。依當時官制。亦得與九卿並列。但論起官階。終在九卿之下。望之已爲少府。位列九卿。今忽出爲左馮翊。不啻降官。望之心疑自己不合帝意。於是稱病辭職。宣帝聞知。卽遣侍中金安上傳語望之。告以己意。望之聞命。卽出視事。望之爲左馮翊三年。頗得稱譽。宣帝召拜大鴻臚。到了神爵三年。丞相魏相身死。丙吉爲相。望之遂代丙吉爲御史大夫。正當此時。韓延壽由東郡太守移爲左馮翊。

韓延壽爲左馮翊三年。深得民心。名譽大著。他平日與望之本無仇隙。只因二人先後同爲左馮翊。延壽在望之之後。名譽反駕其上。望之相形見絀。未免心生忌嫉。偏又有一常侍謁者。來向望之告說。延壽前在東郡。糜費官錢千餘萬。望之見說甚喜。便想借此

治倒延壽。遂來見丞相丙吉。告知此事。意欲遣人究問。丙吉平日待人寬恕。又見延壽乃是有名能吏。尤宜加意保全。因答道。此事已經大赦。不須究問。望之仍不肯放手。恰值有御史將往東郡查訪案件。望之便囑御史一併查明。事爲延壽所聞。心中憤恨。卻因望之曾爲左馮翊。也想搜尋望之過失。以爲抵制。便分遣屬吏查檢望之在任時舊案。果然查出廩犧機廉管管養性穀官錢虧空百餘萬。延壽便將廩犧吏拏問。用刑拷打。迫令供認與望之通同作弊。廩犧吏受不起刑法。只得自認與望之同謀侵吞。延壽得供。便想先發制人。遂劾奏蕭望之侵吞官款。一面移文殿門禁止望之入宮。望之大怒。自向宣帝奏稱。臣職總領天下。聞有事故。不敢不問。今被延壽誣告。意存挾制。宣帝見奏。覺得延壽無理。但彼此互訐。誰是誰非。必須查明。遂飭有司各就所劾之事。澈底究辦。

有司奉了宣帝之命。將延壽劾奏望之案件。提訊明白。望之並無虧空官錢之事。有司遂據實奏聞宣帝。又值望之遣往東郡。御史事畢回京。查明延壽前在東郡任內。校閱馬兵。僭用種種儀仗服飾。又私取官中錢帛。借與充當徭役吏民。並修造車馬甲仗。計款三百萬以上。望之得了此種憑據。遂劾奏延壽奢僭不道。並自稱前被延壽劾奏。今復舉發延壽之罪。天下臣民。必以臣爲懷有不正之心。冤屈延壽。請將此事交與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之。宣帝依奏令公卿會議。衆人皆言延壽前既不法。後又誣奏掌法大臣。欲圖解免己罪。狡猾不道。罪應斬首。宣帝平日辦事認真。最惡欺詐。見奏大怒。立即批准。到了行刑之日。延壽身坐囚車。官吏等押送前往渭城。原來漢時向例殺戮大臣。多在渭城行刑。早有左馮翊所轄吏民數千人。聞知延壽被戮。都來相送。各人手中攜著酒。

肴。簇擁而至。押送官吏。阻止不住。大眾奔到上前。圍住車邊兩旁。爭先獻上酒肴。勸延壽飲食。延壽卻不過衆人情面。便每人飲他一杯酒。合計起來。已飲了一石餘。遂使一班屬吏。向著衆人謝道。有勞諸君辛苦遠送。延壽雖死。亦無所恨。大眾聞說。皆爲流涕。延壽有三子。皆爲郎吏。延壽臨刑之際。喚到三子。近前說道。汝等當以我爲戒。勿爲官吏。三子果遵父命。竟辭去官職。終身不仕。

蕭望之見韓延壽已死。心中自然得意。此時丙吉爲相。宣帝甚加敬重。望之意中。卻輕看丙吉。照例朝會奏事。御史大夫立處。應比丞相稍後。又丞相有病。御史大夫當往問病。望之每當朝會。常與丙吉並立。遇有議事。意見不合。望之便當面譏諷丙吉道。君侯年紀雖老。安能爲我之父。我實不能從命。丙吉一笑置之。衆人卻都爲丙吉不平。丙吉年老多病。病時望之又不肯前往看視。丙吉亦

不計較。旁有丞相司直繇婆音延壽見了大怒。便想劾奏望之。又因望之得寵宣帝。未敢輕動。到了五鳳二年春正月。望之向宣帝奏稱。現在百姓尙多窮困。盜賊亦未止息。大抵三公不得其人。則三光爲之不明。今歲首日月少光。咎在臣等不能稱職。宣帝見奏。心知望之意指丙吉。乃命侍中金安上等詰問望之。望之免冠對答。宣帝由此不悅。於是丞相司直繇延壽見望之有隙可乘。並查得望之私使屬官料理家事。又其妻出行。望之卻令少史御史屬吏頭戴法冠。在前引路。且遣屬吏買賣貨物。私得利益十萬餘錢。繇延壽打聽明白。一并上書舉發。宣帝遂將望之降爲太子太傅。拜黃霸爲御史大夫。

黃霸自由京兆尹卸事。再任潁川。統計前後。已有八年。潁川一郡。愈加治理。其時天下無事。各郡國時有報告。說是鳳凰神爵。同與雀

來集。潁川地方。發見祥瑞尤多。宣帝心想黃霸終是好官。神爵四年夏四月。下詔褒揚黃霸治績。賜爵關內侯。又過一年。宣帝改元爲五鳳元年。召黃霸入京。拜太子太傅。至是蕭望之被劾貶官。黃霸遂代爲御史大夫。

讀者試想黃霸兩任潁川。官聲都是極好。何以不能治理京兆。反讓張敞出色。張敞在京兆尹任內九年。宣帝不加升擢。轉將黃霸擢爲三公。後來班固著漢書。黃霸得列循吏傳內。張敞竟然無分。此是何故。須知黃霸是個循吏。張敞卻不過是個能吏。能吏與循吏區別之處。在於居心不同。所以作用各別。爲循吏者。惟以愛民爲心。從根本上著眼。務在養民教民。移風易俗。能吏則但求地方安靜。諸事妥辦。專用法令刑罰。使民服從而已。所以遇著民風欺詐政事煩劇地方。欲求速效。能吏反較循吏易於見功。但此種治

標方法。不過一時有效。且多流於苛刻。小民不免有受其害者。故能吏若可比循吏。則一班酷吏多有材能。也可算是能吏了。閒言少叙。當日黃霸在潁川任內。得受宣帝褒揚。賜爵關內侯。信息傳到各處。卻驚動潁郡一位太守。此人是個酷吏。聞信之下。心中十分不服。欲知此人是誰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百四十九回 屠伯酷法治河南 嚴嫗賢名表東海

話說當日潁川潁郡卻有一個酷吏。卽河南太守嚴延年是也。嚴延年自從前次劾奏霍光專擅廢立。又劾田延年。卻被有司奉承。霍光意思。坐以容納犯人之罪。延年脫身逃走。藏匿他處。直至本始四年遇赦。始得出頭。時韋賢爲丞相。魏相爲御史大夫。久聞嚴延年之名。下書召之。兩處徵書。同日到來。延年因御史大夫書先到。遂往御史府爲屬吏。一日宣帝見其名字。記得延年前曾劾奏

霍光因此賞識在心。遂拜延年爲平陵令。延年到任不久。卽因妄殺無罪之人。被參免職。後又爲丞相屬吏。擢好時令。從征西羌。以軍功擢涿郡太守。時涿郡連任太守皆不稱職。遂有土豪畢野白等擾亂地方。目無法紀。又有大姓高氏分居東西兩處。時人呼爲西高氏與東高氏。東西兩高恃著自己族大人衆。武斷鄉曲。違抗官府。郡吏以下皆畏避之。不敢觸忤。都說情願得罪太守。不敢得罪豪家。由是兩高氏愈加橫行。竟收養許多亡命無賴之人。縱其出爲盜賊。每遇盜案發生。官府指名捕拏。犯案之人。便一律逃入高氏。吏役不敢追問。由此盜賊日多一日。道路行人。皆須張弓拔刀。方敢行走。其亂象也可想見。

嚴延年到了涿郡。接任之後。卽遣屬吏蠡吾人趙繡查辦高氏。趙繡奉命查明高氏首惡諸人種種不法。應得死罪。照例當按其事

實擬定罪名。趙繡因見嚴延年新來接任。不知他爲人如何。便擬定兩種辦法。一輕一重。先將輕者提出。試探延年意思。若是延年神色不對。便再提出第二辦法。趙繡想定主意。遂來回報延年。延年早料趙繡意思。要想借他示威。一見趙繡所擬辦法太輕。勃然大怒。喝令左右就他懷中搜索。果然搜出第二辦法。延年卽命將趙繡收拏下獄。次日一早。便綁赴市曹殺死。說他舞文弄法。任意輕重。屬吏見了。不覺股戰。延年更遣屬吏分頭考按兩高。所有奸謀。盡皆發露。延年按名捕拏。分別定罪。兩高氏被誅殺者數十人。於是一郡震恐。道不拾遺。延年在郡三年。宣帝遷爲河南太守。賜黃金二十斤。

嚴延年爲人短小精悍。辦事敏捷。尤善爲判詞。自由涿郡移到河南。河南人久已聞其利害。豪家巨族。無不斂跡。野無盜賊。威震旁

郡延年爲治務在抑強扶弱。貧弱之人。雖然犯法。必設法將他脫罪。其豪傑侵害小民者。雖所犯輕微。亦必羅織成罪。又所辦之案。往往出人意外。大衆皆以爲此人當死者。延年忽然一旦將其放出。衆人所謂當生者。延年偏要致之死地。看他所下判詞。卻又精確老當。不能翻案。吏民無從揣測延年意思。俱各謹慎。不敢犯禁。延年對於盡心辦事之屬吏。待之有如骨肉。屬吏皆願爲之盡力。以此下情無不周知。但是生性疾惡太過。辦案大抵從嚴。所欲誅殺者。親自做成奏章。由驛發遞。縱使親信屬吏。亦不與聞。及得朝廷批准。卽日行刑。人皆驚其神速。每到冬月。盡將各屬縣死囚遞解到府。一齊正法。血流數里。河南人將嚴延年起個綽號。號爲屠伯。

當日張敞正爲京兆尹。素與延年交好。二人爲政。雖一律尙嚴。然

張敞尙不及延年之酷。如今聞說延年，用刑過刻。遂作書勸其稍緩誅罰。延年自矜其能，不肯聽從。過了一時，適值左馮翊缺出，宣帝憶及嚴延年，欲用爲左馮翊。已發符往召。又想到延年雖有材幹，卻得嚴酷之名。遂卽收回成命。以韓延壽爲左馮翊。此事傳到延年耳中。他官興正在勃勃，一聞信息，十分懊喪。暗想此必有人從中破壞。又想起破壞者必是少府梁丘賀。因此心恨梁丘賀。一日延年閒坐郡署，鬱鬱不樂。忽報朝廷有詔賜潁川太守黃霸爵。關內侯金二十斤。延年聽說心中不服。原來延年素來看輕黃霸。如今同爲太守。河南又與潁川爲隣郡。二人爲政，一寬一嚴。地方俱各安靜。在延年自以爲治績甚高，應得朝廷褒獎。誰知卻被黃霸占先。因此心懷怨望。恰值河南界內發見蝗蟲。府丞狐義出外巡視一番，回見延年。延年問道：潁川有無蝗蟲？狐義答道：無有。

延年心想潁川與我接境。何以獨無蝗蟲。想是隱匿不報。卻屢說鳳凰下降。博取爵賞。因此愈思愈覺不平。遂說道。此蝗豈被鳳凰食耶。狐義又說大司農耿壽昌。議創設常年倉。以利百姓。延年滿腹牢騷。聞言便信口說道。丞相御史不知爲此。早應避位讓賢。壽昌豈得專擅此事。狐義聽說。莫名其妙。只得諾諾退去。

又一日延年與郡丞狐義並坐閒談。說起瑯琊太守因病請假。滿三個月。朝廷照例將他免官。此本尋常之事。誰知延年別有感動。竟想到自己被了嚴酷之名。朝廷必不能擢用。便對狐義道。此人尙能去官。我反不能去耶。狐義知他心中怨恨。不敢多言。

延年一腔怨氣。正在無處發洩。卻又遇著忤意之事。先是延年曾保薦一個獄史。說他辦事清廉。後其人竟犯賊罪。但所得之贓。並未入己。延年卻因此受累。說是選舉不實。因此貶陞。延年聞信。愈

加氣憤。不覺冷笑道。似此牽連受罰。後來更有何人敢出頭保薦人才。此時狐義在旁。又被他聽得此語。說起狐義本與嚴延年同爲丞相屬吏。如今卻爲延年屬官。延年念起舊日同事之情。甚加厚待。又不時贈他錢物。把他當作至交。所有言語。並無忌避。以爲他斷不至漏洩於外。誰知狐義年紀已老。心思昏亂。平日見延年誅罰甚嚴。心生畏懼。惟恐遭其毒手。延年待他愈厚。他心中愈恐。凡人憂慮到了極點。往往發狂。何況狐義本已老邁。精神恍惚。如今一急便急出精神病來。滿心只疑延年設計害己。一意欲爲抵制。卻又想不到方法。因取出著草親自恭敬筮了一卦。子細一看。那卦象甚是不好。依理斷來。不久當死。狐義見了大喫一驚。心想必是延年與他作對。如今如何是好。因此長日忽忽不樂。一日猛然記起嚴延年幾次與他所說言語。皆犯朝廷忌諱。我今何不先